



人之初书系

1957

刻骨铭心的爱



● 林希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1957 刻骨铭心的爱

● 林希

写作缘起

1957年，在人类的良知惨遭贬值的年代里，爱，变得更为神圣。

时到今日，1957年已经归入洪荒，但只有爱和爱情还被人们记忆，含着眼泪，含着悔恨记忆着那些刻骨铭心的爱，记忆着那些在人们的记忆里早已变为化石一般的爱；经历过1957年的每一个人，都在心里深埋着他们破灭的爱，可怜的是，直到今天他们还不敢承认那是他们最最珍贵的情爱，在向子女们述说往事的时候，甚至是在自己的梦里，他们都不敢正视那失去的爱。

1957年，在被送到农场之前，我们奉命在市里的一个地方“集中”，据说这是对我们这些人最大的温暖，本来，群众强烈要求将我们送交专政机关，依法严惩，群众更要亲眼看到我们这些人的可耻下场，但考虑到我们

这些人的家庭，考虑到我们家人的处境，于是对我们给予了几乎是国法难容的照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拿着“介绍信”，去指定的地方报到，然后由那里再一起登车远去。如是，我们才没有被戴上手铐，也没有被扭送到刑车里，更没有在人们愤怒的目光下被警车带走，为此我们中的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对于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罪行也更加悔恨。

果然这些人都珍惜这种温暖，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按时来到了指定地点。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集中，对罪人们不必使用专政手段，竟然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走向自己的归宿。好像唐代的贞观年间也有过这样的盛事，毛主席书房里打开放着的那卷《唐书》，也正好翻开在贞观之治太平盛世的那一卷上，那一年皇帝体恤民间的疾苦，竟然把牢中的囚徒们放回家去过年，而且规定他们春节过后，一定按时返回大牢，囚徒们感谢皇帝的恩典，果然放出去过年之后，又一个一个地按时回到大牢来了。只是贞观年间的旧事，远不如1957年的盛事感天动地，贞观年间的罪犯总是官家缉拿归案的，而1957年的罪犯，是自己集中起来走向劳改农场脱胎换骨去的。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着新的希望。

只有爱在流血，那些相互爱着的每一个人的心在流血。

运送我们这一些人的几节“专列”车厢，挂在列车的最后，车厢两端通道的车门，被紧紧地锁住，就是这样也早在登车之前，就向我们宣布了纪律，不许到普通

乘客的车厢走动，也不许彼此走动。车厢里没有列车员为我们“服务”，车厢里没有开水，从集中地出发的时候，发给了每个人一份干粮，还有一大瓶水。那时候没有可口可乐，更没有雪碧、七喜之类的饮料，自然也就没有被称为是“樽”的容器，用来盛水的瓶子，清一色的酒瓶，深棕的颜色，直到今天我记着那只水瓶，没有瓶盖，是自己用报纸卷成一个纸卷儿，紧紧地塞在瓶口上的。好在路途并不太远，只有十几个小时，节省一些，一瓶水，足够到达目的地的了。到了目的地，那里是一片沼泽。

车厢里，没有人说话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吸烟，车厢里恶臭的空气，几乎使人呕吐，所有的人都依在座椅的靠背上沉思，我看见许多人的眼里含着泪水。

“你们在想什么？”到达目的地之后，被称为是“政府”的队长们恶凶凶地向我们询问着。没有人回答，大家只是低垂着目光，死死地看着自己的双脚，但队长们还是恶凶凶地向我们训斥着，“你们梦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，你们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社会，告诉你们，那办不到！”

依然没有人说话，但只有我们这些人自己知道，尽管我们被说成是对于亡国共产死不甘心的社会公敌，尽管我们被说成是一遇风吹草动，就要出来兴风作浪的恶人；但只有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些人当中，此时此际绝对没有人梦想着复辟那个失去的天堂，更没有人想着什么制度、主义，这些人低头不语，连走路、睡觉都在想着的，只有他们失去的爱情，那曾经是无限温暖，更无限

圣洁的爱情。

那些代表政府管教这些人的队长们，总是要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，但他们确实并不了解，对于这些人来说，一切的真理，都远离他们而去，他们的心理只有厌恶，对于制度和主义的厌恶，如今来到农场，最大的精神安慰，就是终于从那种无尽无休的纠缠中解脱了出来，那种没完没了的斗争会，那种震耳欲聋的口号声，还有那些愤怒的真理，一切一切都远离我们而去了。可怕的严寒，可怕的孤独，还有可怕的棚帐，可怕的高粱楂子，可怕的含有氟的地下水，“生活”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如果还有人在思考制度、主义，还有人要辨明真理，这个人才是“我们”之中真正的敌人。

每一个人在挖“地窝子”的时候，在放火烧荒的时候，在点燃起潮湿的树枝烧水的时候，在咀嚼和沙子一样硬的楂子饭的时候，他们想着的，只有远离他们而去的爱情，想着那种不复存在的爱情。

于是，我意识到，在人类情感的历史上，有一种中国方式1957年的爱情，像是从石缝间生长出来的野草，像是活在死渊里的小鱼，那种变种了的鱼，更像那种世代代得不到食物的小动物，譬如蛇蝎，譬如在荒原里如闪电一般穿行的马蛇子。

最重要，爱只有在沦为不幸的时候，才显得最是美丽。

1957年，那些圣洁的爱，那些夫妻、母子、手足之间的爱，男男女女的爱，破灭的爱情，惨遭摧残的爱情，更有那些窒息在心底的爱情，还有述说不尽的反人道的

种种爱情，写一部《1957 一百个人的爱》，留下人类社会不再重有的绝唱，早就萌动在我的心间，并日渐形成为对我的精神压力。今天，当我已经进入老年的时候，我终于动笔要完成这一主题，只是为了告诉我们的后人，爱情的流逝，是人类最大的不幸。动手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“往事不堪回首”，有些事是不能回味咀嚼的，原拟写 100 朵玫瑰，写到第 21 朵时，我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地狱的煎熬了，只好停下来。

《1957 刻骨铭心的爱》，发生在 1957 年的爱，破灭在 1957 年的爱，更有经历过 1957 年那一场劫难的人们后来邂逅到的美满和不美满、幸福和痛苦、人道和反人道的爱。

仅仅是为了爱，仅仅是为了珍惜我们不应该再失去的一切。

林希

目 录

- 3 / 比爱情更圣洁
15 / 爱之祭
23 / 家在北纬 49
31 / 大雪封路
43 / 新年贺卡
53 / 绝对隐私
63 / 同是天涯
73 / 吴大爷和警犬
85 / 沧浪之水
97 / 海伦事件

- 109 / 黑画
121 / 贤妻
135 / 向日葵
149 / 爱情的悲剧
161 / 波斯菊
175 / 认亲
187 / 神圣晚餐
197 / 浪漫小站
213 / 草比苗高
225 / 乡村记忆
277 / 零记录

比爱情更圣洁

她来了，远远地站在站台外面。

站台里，聚集着的人群，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放着一个行李，没有人说话，人们呆滞的目光只看着自己的双脚，不会有人来送行，一切要向家人嘱托的，都已经说过了，不忍心再让亲人看着自己在羞辱中登车远去；这一些人将像动物一样地由一声哨声集合，然后再排成长队登上远去的列车。站台上的乘客将向他们抛来鄙视的目光，一代罪人即将被社会遗弃。

只有她来了，远远地向站台看着，这些人，男人和女人，分别站成两个大大的人圈，都是面向人圈里面站着，远远地看过去，一道以人的后背组成的人墙，像一座一座的古堡，那种死去了多年的古堡，没有一点生气，裸露在荒砂上面，似是在期待着什么，又什么也不期待。

悄悄地得到这些人要被送往远方的消息，她还是来了，不是为了送别，她只是要来看看，暗中劝解过自己，送别只能增加心灵上的压力，就从此永远忘掉，没有人怪罪自己，让人生重新回到绝望。

从来没有过希望，可怕的生活重担，早逝的母亲，把一个未成年的弟弟留给了自己，而自己也只有20岁，在一家小工厂里做缝纫工，每个月低微的收入，勉强维持姐弟两人吃用，弟弟在一所中学读书，弟弟说过的，只等中学毕业，就去找一份工作，弟弟说，车站上有一种装卸工，卸一车皮煤，可以得到2元钱，弟弟保证说，他可以一个人每天卸一节车皮，他的同学已经有人去过了，每个月可以收入60元，到那时，弟弟说，姐姐不是想唱歌吗？那你就少去工厂上班，找一位老师好好地指导指导你，我们这个家庭，只有姐姐一个人还有一线希望。

父亲，哦，早已经不是父亲了，母亲和他办过了离婚手续，那是一个被判重刑的罪人，永远也不可能再获得自由，他犯下的罪孽，要以他终生的自由做补偿。可怜的妈妈，多少年，她抚养着两个孩子。

父亲入狱的时候，她5岁，而弟弟才出生不到半年。

母亲没有听过女儿的歌声，就离开了人世，母亲把一个未成年的弟弟交给了她，她和弟弟生活最大的快乐，就是每天晚上关上房门唱歌。

邻居们爱听她的歌声，她有一个金嗓子，每到晚上，邻居们就聚集在她家门外，等着听她唱歌。也是为了驱散凄苦，她一面忙着家务，一面为弟弟唱歌，一支歌，

一支歌，她会一直唱一个晚上，唱到姐弟两人要休息了，门外还传来邻居们的呼喊：“大姐，再唱一个，再唱一个。”

那一天晚上，已经是为邻居们唱过好几支歌了，时间已经很晚很晚，邻居们开始散去，她也要收拾收拾，为弟弟准备明天的饭菜了，一个邻居走进到房里来，告诉她说，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，已经听她唱了好几支歌，直到人们散去，陌生人还没有走，他已经迷醉在优美的歌声里，似是忘掉了回家的路。

她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奇巧事情，便走出门来张望，哦，是一个男人，已经将近30岁的年纪了，果然有点呆痴，没有什么表情，就是还站在街上，明明是还想再听一支歌。

“请问，”男人极有礼貌地向她问着，“这位唱歌的姑娘，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？”

她听着，笑了笑，回答说：“我哪里有读书的福气？我已经上班了。”

“在歌舞团？”陌生男人向她询问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歌舞团的地方，便向陌生人反问着。

“我是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，我教过许多学生，现在他们都成了歌唱家，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美好的歌声，这是一种天赋，这是只有天使才会有的歌喉。”

听着门外陌生人的话，她哭了，她早就知道自己有非凡的歌声，但她从来没有奢望会得到人们的称赞，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歌唱的权利，一个负罪的父亲，断送

了自己的前程。

“你的歌声不属于你自己，你到音乐学院去找我，我收你做我的学生。”老师殷切地对她说。

只是她不可能去学习，微薄的收入，竟是她全家人惟一的生活来源。老师说，那你就晚上来，我单独辅导你。

从此，音乐学院每天晚上都出现一个姑娘，她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声乐，每到她来到音乐学院声乐教室的时候，总有许多学生聚集在那里听她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唱歌，她的歌声那样优美，许多人听得热泪盈眶。

然而不幸，音乐的圣殿也是如此，天使的出现，必然燃起魔鬼的妒嫉；就是在她的歌声渐渐成熟的同时，风言风语已经毒化了音乐学院，连音乐学院的领导都找到老师，质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带到音乐学院来，她的歌声里如何会有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爱？而且、而且，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老师没有把学院领导的干预告诉她，她还是每天晚上到音乐学院来，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声乐。一天晚上，在学习结束、老师送她走出学院的时候，两个人正走到几棵大树中间，突然，几个学生从树杈上，从墙角后面一起扑过来，为首的是老师的妻子，她恶狠狠地向她的丈夫吼叫着：“你欺骗我说为音乐的圣殿发现了一个天使，原来是你自己早就成了一个魔鬼！”

“这是陷害，是那些妒嫉她天赋的人们预谋的圈套，学院的院子很旷，我担心孩子一个人害怕，每次都把她送出学院的大门，我担心会惹起猜疑，我总是远远地走

在她的身后，是有人突然从树上跳下来，我怕是歹徒出来做恶，才跑过来护住了姑娘，你们怎么反倒给我栽赃？”

然而一切的申辩都无济于事，他的妻子几乎是疯狂地在院里喊叫，那几个策划了这一场阴谋的学生，洋洋得意地把老师和她围在当中，哄叫着，羞辱着老师和一个无助的姑娘。

“你们无耻！”老师无望的反抗，没有能保护住她，她被人们从学院里推了出来，而老师却从此蒙上了不白之冤。

历史进入到 1957 年。

背着“阴谋”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带进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和道德“败坏”的罪名，他被逐出音乐学院；集中之后，在这一天，他和所有将被送往农场的人一起，准备登车远去。

含着眼泪，她远远地隐站在车站对面的大树后面，目光向集结在站台上的人们张望。在人圈里面，她看见了老师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，没有了一点艺术家的风采，背向着站台上流动的乘客们木呆呆地站着，他不期望会有人来为他送行，更怕被人们认出来。那个以优美的歌声征服了无数听众的歌唱家，即将被送往远方，背负着可怕的罪名。只有她远远地看着他，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，她还是看着他，多看一眼，多留下一点记忆，为了记住这位世上圣洁的好人。

站台高处的时钟，指向 9 时 30 分，再有半个小时，火车就要启动了，车站上已经吹过了第一声哨，那是提

醒这些人做好准备，登车的时间就要到了；只是这些人已经麻木，没有一个人回过头来想再多看一眼这个他们即将离去的城市，人们在等着第二声哨，那时他们将提起行李排好队列，第三声哨响起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走过栅栏，登上列车，再一声汽笛声响起，他们就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了。

抬起手背，拭去泪珠，她想再看得清晰一些。他还是木木地背向人们站着，看不出有任何悲伤，他只是和那些人一起在等着第二声哨，等着离开这个伤害了他们的城市。

突然，他猛然回过头来，似是听见了什么声音，顺着他的视线，她向车站外面望去，正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一个未足周岁的孩子，疯狂地跑了过来，她认识这个女人，是他的妻子，在学院的大院里，和丈夫纠缠的，就是他的妻子，揭发丈夫罪行的时候，她最是无情，由此她才没有被剥夺登台演出的权利。

怎么此时此际她还跑来为丈夫送行呢？怎么她就不怕落下同情敌人的罪名呢？

远远地看过去，他似是意识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从人圈儿里走出来，向跑过来的妻子迎了过去。

披散着头发的妻子已经看见了他，跑得更快，几乎是一步，就跑到了他的对面，双臂还抱着正在嚎哭的孩子，一双恶凶凶的眼睛看着丈夫，不待呼吸均匀，她伸过双臂把孩子塞到他的怀里，立即，远远地退向一旁，面容冷得似一块铁板，那充满仇恨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会回来的。”他还想安慰妻子，

以为她是珍惜夫妻之间的情爱，抱紧了孩子，在孩子小小的脸颊上亲了一下，强忍着眼泪，把孩子向妻子送了回去。

但是，他的妻子没有接过孩子，大声地向他喊叫：“我不要这个孩子，你带走，带走，你再也不要回来了！”

立即，他被这突发的事件吓呆了，抬头看看站台上的时钟，他全身发抖地向妻子说着：“你怎么？怎么？孩子，孩子，那里是一片冰天雪地……”

“我们不再是夫妻了。”再抬起头来，那个女子已经是一片冷漠，没有一点表情，孩子的哭声已不能打动她的心，她远远地向后退着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“你疯了，你疯了，怎么能让我带着孩子……她还不到周岁呀！”他几乎是嚎叫着向他原来的妻子恳求着，但，那个女人无动于衷，她已经和丈夫、孩子变得陌生。

第二声哨声吹响，时钟指到9时40分。

车站上的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列，人们提起行李，准备登车。人们冷漠地走着，侧目看着他抱着孩子向他原来的妻子苦苦地哀求。

“就算是我们不再是夫妻，可是孩子……我求你替我抚养这个孩子，这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孩子。”一个铁打的男人，说着，哀求着，噙着泪水，连过往的乘客都停下来，想一起央求那个女人把孩子带回去。

自然，此时此际，他并不知道他的学生正远远地站在车站对面的大树后面向他望着，她的手指已经掐进到树干里，鲜血正从她的指间渗流出来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，她的全身在剧烈地颤抖着，眼泪禁不住地涌出了眼

窝，她已经没有力量掩饰感情，“老师，老师”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她的老师。

而就在他因老师的无助而痛哭失声的时候，他的老师正陷身于凶恶的波涛里，他挣扎，双手把孩子托出水面，一个海浪正扑过来，孩子哭喊着，却又是无望地等待着将要吞噬他的波涛。

“妈妈！”孩子的呼叫声撕裂着每一个人的心，只有时间无情，嘀嘀嗒嗒，一分钟一分钟地把这对无助的父女推向最后出发的时刻，也正是在孩子的哭喊声中，那个母亲猛然回过身去，一辆公交车还没有停稳，那个母亲纵身跳上车去，他才要追上来，再向她乞求把孩子收下，但是车子启动，一团尘烟，把他和孩子扔在了车子的后面。

“妈妈！”孩子哭喊着，他也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愤怒，只是紧紧地抱着孩子，命运只留给他最后的选择，带着孩子一起到远方去，到冰天雪地里去。

“妈妈！”

站台上所有的人，都被孩子的哭声感动，但人们连一点点悲愤都不敢表示，所有的人都摇着头从站台走开，似是在心底叹息着，而脸上的表情却是一片冷漠。

突然，第三声哨声吹响了，惊天动地一声：“集合！”人们排好了长长的队列，一个一个地走上天桥，背着行李，低着头，没有一个人回头张望，更没有一个人想对这个城市说一声道别的话。

“妈妈！”就是在走上天桥的最后一刻，孩子突然回